



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

扬州市江都区新闻中心 宣

闲暇时光

买菜发现的……

陈舟

老了,退了,闲了。老哥们相聚时常互勉:来日无多,好好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初听有道理,细想无抓手。这可是只天大的馒头呀,你从哪下口?揣摩年久,感觉这句话就是个忽悠,最起码也是个言不尽意。生活是个多大的概念,如何限定?再谈享受,那又有什么标准?窃以为,这句劝勉之言应为:好好享受生活之美。

享受生活,似有诱人坠入物欲深渊之嫌,而享受生活之美,或有廓去凡俗,引人提升精神境界之效。先哲早言,这世界并不缺美,只缺发现美的眼睛。信哉斯言,于物欲,人受条件制约,终有尽时;而于审美,心随境界拓展,永无止境。

美,或许是个高蹈玄妙的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譬如日常生活中的买菜吧。居家过日子,没有不买菜的。

清晨,走进菜场,四季应时蔬菜瓜果,琳琅满目。可不要把它们看作是简单的盆中物,这都是天地之大美呀。大美无言,杂然赋流形,一叶一果,都是日精月华所育。能去游历名山大川,自然更好,但就此浏览一遭,春的花,秋的实,夏的浓烈,冬的清简,各自成景,也能饱览自然之美呀。

菜场,表象看,就是个商品交易的场所,但实质上,这何尝不是个精神放飞的空间。走进此处,没有九品中正、八级工资,来者就

是个买菜人。可以随便走,随便看,随便选,荤素,炒煎,色彩,随意搭配。无人指示,无人过问,更无人追究。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人生能几回、能几处?先哲断论:自由即美。由此推论,此间所蕴所含亦深亦大矣。

中国是个讲人情、托关系几成普遍风气的社会,但在菜场,这习俗适用的概率应该最低。为几块甚至几毛几分钱去走后门、卖面子,在此可能鲜见。难得有寸净土,不谈人情,只论合意,漫天要价,立地还钱。即便有个偏差,也是周瑜愿打,黄盖愿挨。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大抵出于营私舞弊。此地私弊难藏,则公平自现。公平之美,千百年来,大众之梦寐也。

民间常说“羊大为美”,这只是望字释义,且只在物欲层面。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这才是根本透切之谈。退休在家的人,惟思无事,每晚询问一下家人明日饮食的需求,然后在脑中拟出个菜谱,第二天再去菜场作一番选择。这样自己得了个事干,又给家人以贡献与温暖。孟子还有下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循此一想,美感能不油然而生?

出了菜场,门口就是炸油条的摊子,顺带买几根,不仅为早餐,亦是悟人生。人这一辈子,也许就如同那根油条,别谈在案板上搓了多久,也别问在油锅里滚了几遭,只需记取它当下的那份香、那份脆。

八月桂花香

张群

季节的转换,谁也挽留不住。立秋之后,小区里的桂花树,经过了三个季节的等待,迫不及待地争相开放。小小的黄色花朵挂满嫩绿的树叶间,当有风吹来的时候,那淡淡的香气便向四周弥漫,一些偶然随风飘落的花瓣,似乎诉说着对刚刚逝去的夏的不舍和眷恋。每当这个时候,常常喜欢一个人,在桂花的香气中徘徊了又徘徊。

这里以前是一个热闹的小区,每到傍晚的时候,住户们就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在挂满葡萄藤的长廊里休息。大家一见面招呼不断,男人们聚在一起或抽着烟,或闲说着些不着边的国内外大事。女人们呢,多是一起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一件不大的小事才发生,几乎小院内的人就知道了,比新闻联播的速度还要快。最开心的是一群孩子们,可以骑着单车在小院内横冲直撞,毫不畏惧,或者把小车子丢得满路都是,嬉闹着不见了人影,孩子们从不用担心车子会不会丢。

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区里的住户陆续搬走了,原本沸腾的小区安静了许多,小区里的笑声也变得单薄了。

也许是因为邻居大姐的去世。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憨厚的爱人和一个学习很好的女儿。有一天,大姐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汽车一带而过,就带着许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其实马路并不宽,马路那边是大姐工作的单位,这边是她心灵蜗居的家园,距离不过十米,可大姐再也没有跨过去。

也许是前面一栋楼上,那一对帅气漂亮的年轻小夫妇。十年前,在桂花树下道别,男人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女人也没有阻拦,桂花树年年开,但再也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小区,只有那个依然带着点稚气的女人,带着他们淘气可爱的孩子,天天在开了又谢的桂花树下经过。

也或许是二号楼那一家人的遭遇,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那是一对由被抛弃的母亲和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大龄男孩组成的特殊家庭,男人长得不好看,但是在他的保护下,没有人再敢欺负这对可怜的母女了。那时,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男人骑着摩托车带着女孩去上学,这样平静日子过了两三年。可是一个周末,女人没有等来去接女儿下课回来的男人和女儿,却接到父女俩在回来的路上遇到车祸的消息,男人为了保护女孩,生命垂危,腿被压成粉碎性骨折。后来,虽然男人的性命保住了,可腿却瘸了,一年后他们搬出了小区。现在,偶尔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男人一瘸一拐,女人总是在耐心陪着他慢慢走,当此景定格成一幅画面时,在他们的脸上写着幸福和满足。

如今,许多房子已是人去楼空了,那些有情的无情的故事,都种在了院子里那些桂花树下,化成每个秋天里那一缕缕幽幽的香气。原本,这个世间有着太多的无常,痛苦是落入生活的尘埃,我们的心在与之较量中,质地也变得越来越厚重,就像蚌一样,不知何时夹了的一粒痛,需要用坚强和柔情,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弥合这种成长的伤口。当繁花落尽,人也变得从容,在岁月里行走,曾经的快乐,曾经的苦难,再回首时,平静得无怨也无愁。

生活不是诗,许多时候,生活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定义同一个词的含义,只有在不同的经历中,看你如何认识和感悟,如何诠释自己对它的理解,比如,关于痛苦,关于幸福,关于快乐,关于爱情。桂花落时听花音,静谧的秋,天高云淡,意味深长,淡淡的花香在空气中幽幽弥漫……



王朴 摄

生活写真

舌尖上的五味

熊有明

父母在老家的菜地上种了一畦辣椒,大多时候是等成熟后摘下来,用线串吊起来晒干,或者把辣椒剁碎放上盐,上面倒上一层植物油,把它们密封在瓶中,当调料用。只有我在小辣椒挂在枝头上的时候,会摘下几颗来洗净,蘸点老醋生吃。遇到特别辣的,也会吃得咳嗽起来。

那天回家吃饭的时候,被辣的狼狈样子被妻子发现,对着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口味还是那么重。”母亲说,1978年的冬天出奇地冷,冰凌悬挂在屋檐下,晶莹剔透,入冬的一场大雪还没融化时,又一场大雪覆盖下来,我就在这个寒冬腊月里降生了。母亲奶水严重稀少,那时还没有奶粉那么高级的食品,只能用米麸代替。看我嗷嗷待哺的样子,父亲央求渔人敲开结冰的河面,捕捞据说和糯米熬制成粥喝下去可以产奶的鲮鱼,母亲忍住腥味,喝过几次,奶水依然没有起色,后来干脆喂起了我。不知谁无意中在汤里加了些少许的盐和胡椒,我便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饭量是一天比一天大,这种汤慢慢替代了母亲的奶水,盐和胡椒逐渐加重,口味也变得越来越重起来。

每年秋收过后的闲暇时刻,母亲就张罗着腌制咸货,用来迎接在外打工准备

回家过年的儿子。选择膘肥肉紧的猪后腿,用刀松开骨,均匀地抹上盐,在干净的瓦缸里压上石块,浸制数天后,取出朝光风干,和如法泡制的家禽们一道挂在屋檐上,昭示我回家过年的倒计时。这美丽的图画是我千里迢迢回家的动力,也是我的乡愁。脚步还没踏进家门,就能猜出母亲迎接我的老三样菜肴:大蒜辣椒炒咸肉,红烧咸鸡,清蒸咸鹅。不吃光这些母亲腌制的咸货,我是不会出门打工的。这是盐的味道,辣的风格,已经在漫长的时光和亲情、母爱、故乡、旧土等情感掺杂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我也说不清哪一种是味觉,哪一种情怀。

有两双手,就有两种不同的味道。与母亲做菜朴实厚重、重口味的风格不同,尽管妻子接过了母亲的衣钵,但她更注重营养和养生,清淡少盐寡油。如果把母亲的风格比喻成粗犷,大大咧咧的西北信天游,那么妻子就是江南楼上小家碧玉弹唱的清曲。婆媳间的美味交接尽管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无一不是用心用爱去创造。

大煮干丝,代表了妻子对菜肴的标准要求。成熟的黄豆储存在邻家的豆腐坊

里,把黄豆压榨成百叶,留下来是豆浆和豆腐脑,这些都是纯绿色新鲜的饮品。放进温度适中的冰箱里存储,把百叶分开,切成细丝,如发丝分明,用开水浇洗五遍,去除豆腥味,上好的河虾去须,下油锅见红盛起,选择质地上乘的火腿、鸡脯,切成薄薄的片,加入自家菜园里带着露珠采摘的葱和蒜,倒入香油,大火慢慢熬制,成为地道的扬州名菜大煮干丝。素雅的外观,却有着舒软香甜的口感,在妻子的任何一道菜中,是不见辣椒的,她对辣椒有着不同一般的严格管制。

精致的食物是只会留给最勤劳的母亲和妻子。春季万物萌发,大地上到处都是野菜的身影,马兰头最为旺盛。每年开春后的饺子,妻子是会默许母亲在馅里放点头腌制的咸肉的,马兰头的纯朴鲜味抵消一些咸肉带来的重盐,手工擀制的饺皮,皮薄筋道,加入野菜咸肉馅,不仅美味,还能领略自然的味道。只有我还在不自觉地用余光寻找着辣椒,辣椒一如既往地淳朴厚重,和饺子的清淡美味相得益彰,共融互补,这味道多美啊!